

第二十四種 霜厓曲跋

新
曲
苑

冊
九



卷之二

霜厓曲跋卷一

新曲苑第三十四種

長洲吳梅撰

董西廂 屠龍刻本

創格

多用換頭

用調離奇

譜書所載

董詞開元劇先聲。通本雜綴市語。不取類書故實。而樸茂渾厚。自出高王之上。書中不分齣目。最為創格。未識當時撾彈家如何起畢焉。所用諸牌。率不經見。與元人套曲不同。且多用換頭。又與元劇祇取前疊者大異。中如醉落魄。點絳脣。蘇幕遮。踏莎行。哨遍。賞花時。玉抱肚。古輪臺。鬪鷓鴣。粉蝶兒。一枝花等。為元明詞家習用外。餘則離奇糅雜。頗難是正。若哈哈令。倬倬威。喬捉蛇。文序子。文如錦類。止見董詞。更無他曲可證。自來考訂北詞者。輒詳元劇。而解元之作。或

多遺漏。凌次仲燕樂考原曾錄董詞。李玄玉北詞廣正譜亦間引之。皆未備載其目。獨莊親王九宮大成譜全錄董詞。所失載者。僅渠神令一枝而已。余嘗爲貴池劉葱石校勘此書。酌分正襯。期月卒業。蓋讀此書者。未有如余之勤且博也。書中同牌各曲。往往互異。如文如錦細端詳曲下疊。多戴著頂上一語。恁心聰曲下疊。若見花容下。少三字句一。好心斜曲上疊。道恁姐姐休呆下。少四字句一。吳音子張生因僧曲。與相國夫人曲上疊末句。同作七字。而張生心迷。與鶯鶯從頭二曲。則作四字。滿江紅清河君瑞曲下疊。多一言。賴語都是一句。雙聲疊韻燭熒煌曲下疊。多今夜甚長一句。又如應天長。雪裏梅。還京樂諸詞。前後詞輒有相差太遠者。令人無從校核。又有二煞間

花豕木兒兩調。長短互異。大成譜亦未攷定。此書爲元詞之祖。釐定頗難。余所分析者。未必可據。而如大成之模糊夾雜。反足貽誤後學耳。余曩見閔遇五黃嘉惠湯玉茗諸本。自謂董詞刻本。藏弄已富。今又得此刻。乃知舊刻之不見著錄者甚多也。

西廂記

明本

西廂槧本最多。余舊藏王伯良注本。凌蒙初卽空本。皆出此本之上。嘗細校一過。詞句間竄改至多。疑坊間射利者所爲。凡句旁用套圈者。皆經改易處也。標名曰原本。不過易動人目而已。方諸生謂今本動稱古本。皆呼鼠作朴。實未嘗見古本云云。方諸生隆萬間其言已如此。可見古本之難求矣。惟圖畫精良。工槧亦佳。究勝于近時俗刻萬倍也。論西廂刊本。當以

碧筠齋為首。朱石津次之。金在衡顧玄緯諸刻。亦有可取處。即空觀好與伯良操戈。局度太褊。此外坊刻等諸自鄙。其有假托名人評校。如湯臨川徐天池陳眉公等。所見頗多。概非佳槧。

誠齋樂府

當時流行
盛況

誠齋為明周憲王。

有燬

王為定王長子。洪熙元年襲

封。景泰二年薨。錢牧齋云。憲王遭世隆平。奉藩多暇。

勤學好古。留心翰墨。製誠齋樂府若干種。音律諧美。

流傳內府。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。李夢陽汴中元宵

絕句云。中山孺子倚新妝。趙女燕姬總擅場。齊唱憲

王春樂府。金梁橋外月如霜。由今思之。東京夢華之

感。可勝道哉。

列朝詩集

是憲王之詞。固盛行一時也。案明

朱灌甫萬卷堂聚樂堂兩書目。均有憲王所撰誠齋

樂府十冊。近百年間。惟錢唐汪氏振綺堂書目。尚有此書。後歸朱氏。結一廬。繼由朱氏入豐潤張氏。辛亥金陵之亂。張氏之書散亡略盡。此書恐無從物色矣。余自京師得此書。計二十二種。為謙牧堂舊藏。謙牧堂者。清初揆敘藏書處也。揆敘字愷功。太傅明珠子。成德弟。官至左都御史。卒謚文端。好聚書。後盡獻內府。天祿琳瑯書目有謙牧堂印記者。皆其故物也。錢遵王也是園書目載憲王雜劇有三十種。顧踏雪尋梅一劇。尚不在內。余既得二十二種。益以明清各曲。成此彙刊。友人張君菊生元濟復輾轉假得八仙慶壽。蟠桃會二劇。實存二十四種。自來藏憲藩雜劇之多。遵王而外。當以不佞為最矣。他如海棠仙。文殊菩薩。義勇辭金。此一種見十段錦。東華仙。呂洞賓。靈芝慶壽。賽

嬌容諸種。憲藩劇本至此未識海內有無藏弄者。余日富恐不止此。望之也。霜厓。

牡丹品 以下次第依也是園目

右牡丹品四折。為內府賞花之樂。誠齋散套中亦載。燕賞牡丹散曲。即與此劇第四折相類。中以內庭教習為主角。而以歌姬為輔佐。蓋純為歌舞劇也。此劇情節。本無足論。惟為名花品藻。宴樂昇平。足徵奉藩安逸。明初藩邸能讀書屬文者。寧獻以外。必推憲府。此亦千古之公論矣。首折點絳脣套內寄生草下。用金盞兒四支。二折滾繡球。倘秀才疊用後。接叨叨令一支。四折所用牌名。多別立新目。如寶樓臺。慶天香。紫雲芳。海天霞等。皆故作狡獪。而金盞兒。叨叨令。二牌。律以套曲次序。亦覺緩急不合。此皆大醇中小疵。

歌舞劇

新牌名

也。通體詞藻雖多。頗能樸拙。無雕績氣。是可貴矣。霜
匡。

牡丹園

牡丹園五折。亦讌賞牡丹之作。所謂十美人者。卽十
種佳品。如姚黃。魏紫。壽安紅。素鴛。粉娥嬌。鞞紅。寶樓
臺。紫雲芳。玉天仙。醉春容是也。與牡丹品所列名目。
不甚相同。沐中此花固勝。王析圭此土。宜其富美矣。
開首金母唱賞花時。一支標名曰楔子。楔子者。北劇
中之饒戲也。門限兩旁小木曰楔。所以安置門限者。
凡劇中情節略繁。必用楔子。所以布置一劇中之情
實。不致畸輕畸重。故以楔爲喻也。明人以北詞之前
腔。謂爲楔子。實是大謬。元人小說。亦有用此作引首
者。如何可作前腔論乎。且在楔子內。所用曲牌。非賞

楔子

結構勝處

五折體

雜韻

花時卽端正好。而端正好又可增句。如西廂五劇。皆可作證。而第四劇首折楔子卽端正好增句格。此更顯然也。惟第三折前。又有楔子賞花時二支。一劇中用兩楔子。此爲僅見。全劇以金母宴請十美人。亦純爲歌舞劇。通本微嫌冷淡。故以酸甜辣淡四婢作科譚。更將琴棋書畫爲劇中點綴。俾不寂寞。此作者之苦心經營處。蓋作劇之難。全在結構也。此劇用五折體。爲北詞中少有。元劇惟趙氏孤兒有此一格。餘則多未覩矣。又首折通篇用江陽韻。獨青哥兒一曲改叶蕭豪。亦所不解。霜厓。

烟花夢

烟花夢四折。記蘭紅葉徐翔事。案寧獻王太和正音譜。雜劇有十二科。而烟花粉黛。列在十一。元劇中如

詞華精警
又用方言

三轉賞花
時
端正好增

二十換頭
新水令

兩世姻緣。紅梨花。曲江池等。皆此類也。劇中情節。不
過男女燕蝶之辭。而詞華精警。不讓關馬。且運用方
言。亦有大都東平之風。較明人以餽釘爲能者。不啻
霄壤。首折極寫倡伎苦況。又與兩世姻緣不同。喬作
僅言伎藝之高下。此則直陳門戶中惡習矣。他如一
枝花。梁州之高爽。耍孩兒五煞之淒苦。皆是妙詞。非
憲王不能。蓋妙在質樸也。惟通劇楔子。亦用二處。其
誤與牡丹園同。而三轉賞花時。亦劇中少見。端正好
增句格。自守布襖。至兩和諧。多至十六句。爲仙呂端
正好創格。此固無礙於歌者也。又首折夾唱詞。離亭
宴一支。爲馬東籬秋思套。煞尾末折新水令一套。全
學關漢卿憶別散曲。又名二十換頭。因通套二十支
也。此則詞家所未盡悉者焉。又劇中好用劇詞典故。

用劇中典
實

傳奇忌諱

出隊子四
支連唱

如貶茶船卽王實甫之蘇小卿月夜貶茶船事。陽臺
夢用王子一之楚陽臺事。藍橋驛用庾天錫之裴航
遇雲英事。元人喜以劇中故實運入曲中。憲王此等
處。正得古意也。霜厓。

八仙慶壽

八仙慶壽四折。純爲祝嘏佐尊之詞。觀憲王小引。以
神仙傳奇爲不宜用。知當時忌諱之深。無怪清嘉道
間。官場忌演邯鄲夢。以爲不吉也。通本以西王母蟠
桃宴集。邀福祿壽三星。入洞天仙。慶賀桃實。而以香
山九老作陪。卽取人瑞之意。合天地人同慶也。劇中
第三折前。毛女上唱。用出隊子四支。以漁筒簡子合
歌。最爲可聽。後人學者蓋鮮。惟尤西堂桃花源劇。武
陵漁登場。曾一效之。分述桃源四時景狀。亦娓娓動

賓主分明

寫瘋癩妙處

與任風子相類

混江龍增句格

人末後用端正好。以明出隊子非楔子之用。此最賓主分明。西堂曾讀此劇。故能摹仿之也。此劇通本末唱。中間用日曲數支。布置既勻。耳目亦新。不獨節省末角之勞而已。正宮端正好一套。以醉太平。叨叨令。二曲。置倘秀才。滾繡球後。其誤與牡丹品同。至其演藍采和瘋癩狀態。恐元人手筆。亦無以過之矣。霜厓。

小桃紅

小桃紅四折。與元劇任風子柳翠相類。而敷演宗門教旨。又極精微。非沉潛內典者不能也。首折混江龍為增句格。自晉潘安容貌。至尾生實誠。皆是增添者。按格。凡增句不拘多少。而收處總須仍用本調。平平去。平平仄仄。仄仄平平。三語。以還混江龍本格。此劇云。不憑錢贍表得成歡。空握拳入馬和他併。不依平

新

曲

苑

霜厓曲跋卷一

六

中華書局聚

用方言處

子母調

參禪問答

日末雙全

平去原格。蓋用西廂才高難入俗人機。時乖不遂男兒願之例。亦不可謂失律也。混江龍增句。以牡丹亭冥判為最多。洋洋數百言。於是洪昉思長生殿之覓魂。蔣心餘臨川夢之說夢。皆有意顯神通。多至千餘言。實可不必也。此劇用方言至富。如贍表謂子弟俊美也。入馬謂夜度也。豫章城即雙漸趕蘇卿事。元人常用之。皆一時勾闌中語。通體詞藻。皆映帶桃字。語語貼切。第三折端正好下注子母調。子母調者。不用高喉。僅用平調歌也。賓白中參禪問答。凡劇中皆如此式。如臨川南柯記。西堂桃花源。皆襲用之。但詩句不同耳。此劇亦歌舞戲。末用十六天魔隊舞作結。排場尤為熱鬧。元人以有唱有做者為日末雙全。此作得之矣。霜厓。

喬斷鬼

假神鬼轉

元劇迂腐

通劇樸素

喬斷鬼四折。摹寫文人結習。可云妙肖。徐行以畫幅六幘。命工封聚潢治。聚乾沒之。行索取不與。憤恨而死。通本事實止此。至鬼神報應之事。雖儒者所不談。而爲下愚人說法。亦可爲治道之助。傳奇家布置事跡。務極奇詭。遇山窮水盡。輒假神鬼爲轉圜餘地。但期不詭於理。固君子所許也。憲王此作。卽是此意。首折述三教源流。不無迂腐語。此正得元劇之意。如范張雞黍。儻梅香。皆如是也。此劇混江龍較小桃紅更長。勿爲所眩。卽增句略多而已。通劇樸素。無鉅釘詞藻。更不可及。曲家摹豔情。狀山水等作。文人皆優爲之。至屏絕藻飾。實寫本色。則百無一二。劇中各曲。如賺煞。如一枝花。如醋葫蘆。如滾繡球。倘秀才等。僅工

寫鄉居所
本

後庭花青
哥兒增句

事實水滸
不載

綺語者恐一語做不得。元劇中燕青博魚之記賭狀。柳毅傳書之記龍鬪。皆非詞章家所能辦。曲至此方爲神技。余心折焉。而未能也。梁州第七一支。寫鄉居之樂。此蓋本白无咎鸚鵡曲。白詞云。儂家鸚鵡洲邊住。是箇不識字漁父。浪花中一葉扁舟。睡煞江南煙雨。覺來時滿眼青山。抖擻着綠蓑歸去。算從前錯怨天公。甚也有安排我處。以此劇相較。可知裁翦之工矣。又第三折後庭花青哥兒二曲。亦有增句。後庭花觀着畫手不停下三句。青哥兒來往陰陵四字四句。皆是也。此二曲增句亦無限制。與混江龍同。霜厓。

豹子和尚

豹子和尚四折。演魯智深出家事。此事不見耐庵水滸傳。元劇中儘有賦梁山事爲水滸所未載者。不獨

尾聲之後
又有煞

滾繡球襯
字多

張善友贊
有其人

此劇然也。劇中以魯智深作末。四折末唱。頗有聰俊語。實與花和尚不類。又智深有妻子有母。亦爲耐庵所未及。全劇曲文。皆整潔可誦。套數次第。亦有法度。惟第三折尾聲後。再用窮河西煞二曲。殊不可解。元劇從無此格也。又端正好滾繡球首二支用襯字至多。較原格不啻三倍。此因散板曲內。可以多襯。若是有節拍之曲。勢必多加板式。而正襯反不分明矣。元人以多襯爲能。輒有一牌字數增至二三倍者。故用板至無定格。明末沈伯明。龍子猶。欲定北詞板數。而迄未成書。非考訂之難。實字數多寡之不同。乃至拍數亦不能劃一也。又劇中所述張善友家。當如柳隆卿胡子傳例。意是實有其人。柳胡爲衆惡所歸。張則百善皆集。所謂世言方朔奇。奇事皆歸方朔。否則如